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六

祖陵

朱巷

陵像

陵戶

九陵

陵祭

壽陵

把滑

何水東日記之誤

少昊陵

堯陵

古陵廟

拜陵

伐墓栢

舅家移坐

土窰

彭祖舉柩





古墓 九則

譙周墓

駱賓王塚祀 二則

墓記銘 三則

大保墓石

掩墓

壙對

耻志文

築墓除妖

祭墓

墓旁神鼎

墓盜

冥婚

壽槨

墓之吉凶 二則

不會葬

方相

羨道刊誌

誌墓無愧

溢美

大范志銘

樓啟墓志

墩 三則

橋 八則

建橋改隄

大隄

隄利

湧幢小品卷之六

祖陵

湖上朱國禎輯



洪武初年間迷失

祖陵未知先陵厝所遣官於

泗洲城西相河壩歲時望祭十七年有朱貴者先

充龍驤衛小旗泗州貽野縣招賢鄉人年少回家

祭祖賫捧 祖陵家圖親赴 高皇御前畫圖貼

說識認宗室相同因願守 祖宗根本 高皇大

喜除授署令後改爲奉祀賜貴田宅鈔幣等物令



世襲主奉祭祀其陵廟尚用黑瓦至宣德中年始  
易以黃

朱巷

高皇系出句容歷世墓皆在朱家巷既遷江北

熙祖葬泗州爲祖陵仁祖葬鍾離爲皇陵

上都金陵之癸卯追封立石句容上自爲文題曰

朱氏世德之碑實宋龍鳳九年事既卽大位刻石

于臨濠之陵并祭四代祖考旣得泗州圖帖立

爲祖陵則并祭德祖懿祖而句容碑墓俱

停至嘉靖十一年縣人都御史王暉上言其地祖

跡明載天潢玉牒聖祖碑文中乞加崇封遂

命南京禮部侍郎崔銑巡撫都御史夏邦謨巡按

御史劉良卿提學御史馮天馭勘上自句容縣西

門出行十一里過二小山地名通德鄉有一土穴

樹根在內原係櫟木四枝屈曲向上枝頭各有五

指鄉人異之呼爲龍爪今枯朽惟有穴西田一段

各衆稱卽朱巷故址量丈尺得地五畝見今民楊

春爲業自巷基西行一百五丈斜坡土脊一段株

木一顆木下一并故老相傳 朱皇帝家墳量丈  
尺得地三畝遍生荆棘並無丘壠石碑西北古廟  
一所壁畫神像并書句容朱安八字樣石香爐上  
刻朱鄉社二十八戶置凡七十六字總是一片荒  
坡 上曰既無實跡一罷

### 陵像

孝陵神道可十餘里循山而下稍稍紆曲石像十八  
對皆有臺想 孝慈皇后葬時都已製成 天壽  
山神道長亦如之徑直有上下龍鳳橋各一蓋水

自塞外南注折而東穿過神道局面寬廣完美真  
大地也石像宣德中始製 世宗時神道始石砌  
諸像并護以石臺蓋 文皇雖營 壽陵塋  
仁孝皇后而其時屢出塞逐虜重以南征軍興勞費  
不可言又建兩宮改築 三殿其時物力大匱無  
暇及此裝飾工程也

### 陵戶

祖陵灑掃戶二百九十三無禮生 皇陵則三千三  
百四十二戶禮生二十四親親之殺如此自



孝陵而下各設軍衛則五千五百然猶未及漢立縣之盛也

九陵

天壽山九陵 長陵居中惟 景陵居左 獻陵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皆在右 永陵又在  
景陵之左是左二而右五矣 泰陵臨溪水直流  
二十里制又卑隘傷哉傷哉當時大臣不得辭其  
責 康陵中斷豈盡人事亦若天人之窮乃 昭  
陵在 各陵之右 壽陵又在其下未知形勢何

如今曰 定陵

陵祭

太祖得濠州自往致祭禮用總麻特製麤布白纓衫  
經比總加重恐改葬洩靈氣培土加封 文皇入  
金川門先謁 孝陵方卽位凡忌辰 上率百官  
親祭至騎行不用 法駕旣遷北京 皇太子親  
祭宣德中留駙馬顯職祀事 長陵復土 宣宗  
自祭間遣親王或改駙馬以後南改魏公庭臣皆  
陪北則兼用勳戚庭臣分陪此辟如人家上墳子

孫那得憇然南京隔遠無如之何 天壽山相近  
天子歲一親行可也

宣宗奉 皇太后謁 二陵歸見畊者親下馬問之  
親舉耒耜者三因錄其語示蹇夏諸大臣其文曰庚  
戌春暮謁 二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傍耕者  
俛而耕不仰以視不輟而休召而問焉曰何若是  
之勤哉蹇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  
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獲三者皆用勤也  
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

其遂逸乎曰冬然後執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  
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曷不易爾  
業爲士爲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  
農以及於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  
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  
走負販不出二三百里遠或一月近十日而返其  
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  
闔室失意戚戚而憂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  
二焉我業是農苟無水旱之虞而能勤焉歲入厚



者可以給二歲溫飽薄者一歲可不憂且旦暮不  
失父母妻子之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  
嘉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覩惟知賈之勤乎  
抑尚有他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於  
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  
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升遷去久矣蓋  
至於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廳事  
日昃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  
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覩其他不能知也朕

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公  
所陳無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記其語

國朝謁陵親祭自 英宗正統後五朝不復舉蓋百  
二十年矣至 世宗乃克親行 穆宗一行 神  
宗亦如之又以壽工親往者三

### 壽陵

嘉靖五年 世宗既奉 章聖皇太后謁 廟禮  
成十五年三月議興壽工三月丙子又奉 皇太  
后率 皇后謁 陵發京師次玄福宮 上戴龍



威冠絳紗袍躬被橐鞬乘龍馬靺鞨護行晡次沙河次日駕發入紅門至行宮召諭大臣曰此處一帶居民鮮少田地荒落七陵在此如何守護對以量移富民上不可再對添設一總兵南衛京師北衛陵寢允之已謁長陵獻陵景陵從致仕官駱用卿之言定壽域於十八道嶺易名曰陽翠庚辰遍謁諸陵壬午至沙河勅諭昌平官生父老免今年糧稅三分之一二年六十者布帛二匹酒十斤七十以上倍生徒給燈油八十

斤遂幸西山既夕至玉泉亭祭未由青龍橋奉

皇太后登舟遊西湖至高梁橋入阜城門四月十

九日上覆詣七陵告興工徃返凡十日

神皇壽宮在大峪山下先擇廷臣中明堪輿者大宗

伯徐學謨舉南尚書陳道基通政叅議梁子琦聽

補僉事胡宥以往子琦擇獻七處皆以山厓不當

上意後命再卜陳胡已去而禮部惡梁躁競不用改

卜大峪梁憤宗伯及閣臣上彈文二三御史和之

卒不勝而止然世廟曾欲葬章聖太后於此



而曰大峪空淒不如純山完美其出自世宗聖明自斷耶抑有術者指之耶聖壽萬年地必上吉紛紛者何爲

又壽宮皆種栝子松或曰申文定阿上意遣其姻工部卽徐泰時往取考之陽翠嶺興工亦采此松蒙遣者皇甫百泉亦蘇州人也

把滑

水東日記云太宗皇帝初營天壽山命皇太子偕漢趙二王暨皇太孫往視之過沙

河凍王請却步輦就行仁廟素苦足疾中官翼之猶或時失足漢顧趙曰前人失脚後人把滑宣廟卽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哩漢回顧怒目者久之此則雖由一時而後來武定州事已兆於此矣

永樂五年皇后崩未卜陵地六年如北京皇太子在應天監國次年相黃土山最吉定名天壽十一年上巳南還命漢王奉皇后梓宮渡江安葬號曰長陵久之漢王固請還京有異謀十

三年 太宗刺知狀徙王安樂尋北狩數出塞仍  
太子監國 太孫從行監北京從出塞者一久之  
太孫亦還京至十八年三殿兩宮成決意定都始  
召 太子 太孫並會北京受朝由是觀之六年  
定天壽山之後十八年大會之前 仁宗未嘗一  
日在順天也沙河把滑之語攷其時 仁宗 太  
孫與漢王了不相及

少昊陵

在曲阜縣東北八里陵前有石壇石像有石碑四

高廣各二十餘尺龜趺亦長二十尺其上無字蓋  
宋時所造碑成未鐫金兵至遂寢亦奇踪也史記  
少昊葬雲陽顏師古註云雲陽山名在曲阜今陵  
在平地無山形陵前又有大石方廣丈許舊爲土  
壅嘉靖末水汎始出其文云奉勅修僊源縣景靈  
宮太極觀於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一日奉安聖祖  
遂爲大帝立石聖像蓋宋真宗時所建老氏之宮  
也

堯陵



在曹州東北五十里舊雷澤城西陵高四丈五尺廣二十餘丈陵上有廟俗謂之堯王寺是也皇覽云堯冢在濟陰城陽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皇甫謐云穀林卽城陽也水經註云城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皆立廟四周有水潭而不流水澤通泉泉不耗竭大饒魚筍不敢采捕前列數碑枯柏數株檀檜成林二陵南北列馳道徑通皆以磚砌之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有中山夫人祠堯妃也石壁階墀仍舊長檠聯陰扶蘇

里餘自漢迄晉二千石及丞尉多刊石述序云宋神宗熙寧元年七月知濮州韓鐸上狀請勅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戶免其租稅俾奉洒掃詔給守陵五戶弘治五年曹州學正濮琰又以爲言且云元至正間爲水所沒水去又闢爲僧寺成化初撤寺爲祀尋廢無以昭祀典下所司知之禮部尚書耿裕移文欲改正祀典已而不果歐陽修集載濟陰堯祠碑云帝堯者蓋昔之聖主也又曰聖漢龍興纂堯之緒祠以上儀至于王莽絕漢之業而壇



場夷替屏懾無位大抵文字磨滅字雖可見而不復成文其後有云李樹連理生于堯塚太守河南張寵到官始初出錢二千敬致禮祠其餘不能讀碑後有年月蓋熹平四年所建又載堯祠祈雨碑云云

### 古陵廟

帝王陵寢自神農而上不可考其餘皆有異同黃帝之葬皇覽云在上郡陽周之橋山 括地志云黃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 薊

州志云平谷縣漁子山上有大冢舊傳爲軒轅黃帝陵上有黃帝廟 封禪書有黃帝采首山銅鑄

鼎於荆山下鼎成龍髯之說 魏地形志趙興郡

陽周縣橋山有黃帝冢襄樂郡膚施縣有黃帝祠

少昊陵已見前說而遁甲開山圖云雲陽今長沙茶陵露水鄉攸縣界是也其地葬處生鐵成墳

顓頊葬頓丘在濮陽城門外廣陽里 崔鴻前

奏錄云顓頊帝葬廣陽下不及泉 九域志云順安

高陽縣有顓頊陵縣故隸瀛而臨河濮陽地相出



入故臨河東九里有顯帝廟 帝嚳亦葬頓丘

皇覽云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

山海經云帝嚳葬狄山之陰帝堯葬其陽郭景

純注云聖人久於其位仁化廣及殂亾之後四海

若喪考妣各自起土為冢祭醊哭泣是以所在有

墓 元和志云頓丘 北三十五里有秋山縣北

三十里有帝嚳墓 世記云嚳葬濮陽頓丘廣陽

里 堯葬見前 帝舜之葬孟子云舜生於諸馮

遷於負夏卒於鳴條 竹書云陟於鳴條 尚書

書陟方乃死 墨子云舜西放乎七戎道死南紀

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

乘之 呂覽云舜葬紀市不變其肆 路史云諸

馮即春秋之諸浮冀州地也鳴條在河中府安邑

有舜墓有紀市鳴條陌去紀市才兩舍蒼梧之葬

漢儒所傳非其實也 禮檀弓曰舜葬蒼梧之野

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

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皇覽云舜冢在

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 王孫謀埜曰象

漢書小記 卷六  
封有鼻實在蒼梧九疑之間亦嘗僭稱虞帝故始  
興有鼻天子墓後世譌爲虞舜所葬故有蒼梧之  
說孟子鳴條一言足爲破的

漢唐之陵多在陝西易攷大約多西南向前宋在  
河南府後宋在會稽取玄空五行天水納音皆北  
向湖有趙王墳蓋沂王濟王之類六朝五代俱在  
秣陵 孝陵一建皆統入園中矣

拜陵

臣下拜陵始于晉王導自以元帝睽同布衣匪惟

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感由是下詔  
羣臣遵行

伐墓柏

唐肅宗時韋陟爲吏部尚書宗人伐墓栢坐不教  
下遷不知借事去之乎抑唐有此律令也今大族  
墓木每被不肖子孫砍伐販賣族中顯貴者不敢  
呵止則添設此例未爲不可

舅家移塋

近時重陰陽堪輿家凡圖墓多從舊塋睥睨余濶

律令甚有  
蓋於今人當引  
以禁止子孫  
不肖者族中顯  
貴或長老或  
明者皆可藉口  
禁



不以爲然多避去暇中閱唐李義琰傳改葬其先  
使舅家移塋而兆其所高宗聞怒曰是人不可使  
秉政高宗懦主乃能如是想亦心慈有不忍也然  
義琰頗清儉鯁切而亦爲此何與

土窰

梁豫之郊多帝王陵及卿相塚塚小者猶延里許  
俗善伐塚有敗者剗其門洞而居卽稱窰其穴山  
壁棲者亦如之

彭祖舉柩

商彭祖卒於夏六月三日其舉柩日社兒等六十  
人皆凍死就葬於西山其六十墓至今猶在號  
曰社兒墩又墓前有薤林春不種而生秋不收而  
枯或人妄加耕鋤墓旁則雷雨大作

古墓

延安府甘泉縣西六十里有薄姬塚高丈餘老松  
古柏蒼鬱相映人不敢犯

越王趙佗墓山在南海南自雞籠岡北至天井連  
岡接嶺佗葬輜車四出棺壩無定處吳黃武中交

不能推恩於母  
堂而後其已  
矣之聲死吁嗟



州從事吳瑜訪佗墓莫能得獨得王嬰齊墓珠襦  
玉匣玉璽金印三十六銅劍三爛若龍文悉螭玉  
押金飾後瑜携劍經贛上飛入江水

漢太史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芝川鎮前有祠見  
存司馬遷世家龍門芝川去龍門祇隔黃河

荆軻墓在郟陽縣東數十里臨川伍福題詩曰荒  
村古廟祀荆軻立馬斜陽感慨多可惜壯心為國  
許堪嗟七首奈秦何九泉已負燕丹死千載空悲  
易水歌落葉滿庭香火冷顏垣寂寞翳煙蘿

四明倪公凍為南兵郎過景州輿中假寐見萬隊  
雲屯前一金甲將軍若相迎狀詢為誰曰周亞夫  
也既出北門驟雨停一敗廟中即亞夫廟也輿中  
拈一舊帙復得亞夫傳心異之復少寢則見夢且  
揖曰吾室苦為牧豎所穢得一掃除可乎夜次獻  
縣為邑令趙完璧言之明日詢之有古篠地則周  
墓在焉因新其廟立主懸扁禁樵采此萬曆戊子  
年事趙後為太常寺少卿倪淮安太守

李克齋遂為衢州太守廳有叢塚相傳為郭璞墓



發之不利於守公日出政之地豈丘壠可棲且景  
純不歿於此竟發之得石筍二乃唐刺史李郇所  
樹者訛傳云

南宋劉錡之墓在臯亭山北小嶺下東向石獸石  
橋偉壯俱存土稱劉太師墳旁有菴當是守墓者  
土人云掘下二尺皆磚甚堅可用墓已穿掘前後  
皆穴巨石露角余言於縣令塞之錡之忠勇在韓  
岳下秦檜之黨欲斬錡以謝金晚年用兵不得志  
嘔血以死可憐也

宋張十五者園中有古墓張因貧發取其物夜聞  
語云有少物幾被劫去張次日又畢取銅鏡諸物  
遂病瘴毒日號呼曰殺人竟以死萬曆乙未烏鎮  
夏司寇建宅傍有舊墓發而棄之子女殞者七人  
余鎮人遷一墓有蜂飛出螫其臂潰為瘡大僅如  
豆中有人聲若呼名而詈者竟死

夏英公好術數於洛中得善地迨其葬時其子龍  
圖安期已貴顯當開營域不自督促委之幹者其  
地乃古一侍中葬穴也故擲碑刻具在諱不以白

夜差之狀

所謂明有王

區有鬼神而

人自私自利

不之檢

乘人之乘其報

不乘物如安在

直信理不虛信

原也



取棺於附近埋之葬未幾而龍圖死其婦挈貲財  
數萬改適次弟又得罪廢焉

### 譙周墓

四川南充縣署有譙周墓自晉以來無敢動者嘉  
靖中太守袁光翰徙之爾後縣中頻見緋衣貴人  
出入縣尹至者輒不利往往遷他所避之隆慶戊  
辰南城吳鑑以進士任縣令獨不避下車之日妻  
張暴卒未幾母張又爲姪所殺疑是其子咎而斃  
之遂被劾去

### 駱賓王塚祀

正德九年曹某者鑿龍池於海門城東黃泥口忽  
得古塚題石曰駱賓王之墓啓棺見一人衣冠如  
新少頃卽滅曹驚訝隨封以土取其石而歸籍籍  
聞諸人有欲覺之者曹懼乃碎其石嘗考賓王本  
傳大明中與李敬業共謀起義兵於廣陵不捷而  
遁遁近廣陵而且僻此豈其証歟然世所傳謂其  
落髮徧遊諸名山今章服儼然何也豈嗣聖物革  
後宥而弗罪復逃於釋耶抑人憐其才故厚其葬



而然耶

萬曆丙戌祀駱賓王於金華之鄉賢祠蓋吾師蘇紫溪先生以督學批行而胡元瑞請之也元瑞嘗謂史第知狄梁公宋廣平而不知賓王故力以請又欲祀劉孝標不果

墓記銘

文正書院祀希文而下世遘一人統司之曰主奉第十三世孫從規易建石表又以文正忠宣而下累世宅兆在洛者久缺封掃請於官求自往省焉

萬安山尹樊里省奠封掃如儀自魏公祔葬諸家道封故存獨忠宣之兆越五里至則無所見問知為屯戍所平久矣因望祭悲號削藜蔓披砂礫肆蒐不得乃禱於空踞泣連數日天忽大雨三日夜雨止滌土去深三尺餘露斷碣數尺題曰宋丞相范忠宣公之墓大驚喜亟白於守禦分閩官始按圖譜加封樹作墉屋辨址界正神道植望獸以表之勒石記事

宋時熊博為建州刺史寓治建陽嘗乘舟江上見

著短名長於  
此可見

山岸崩墜處有棺將墜博使人往視之則有銘焉  
其辭曰筮卦吉龜卦凶三十年後洪水衝欲陷不  
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博  
感歎為移葬他里博後仕至工部尚書

景定四年王益為蘄州按撫使元兵至遷城于麟  
山得古墓中石銘云本有千年地姑借五百年感  
謝王刺史移我過西園

太保墓石

劉太保秉忠祖康懿公弟秉恕墓俱在那臺縣治

西南先賢村嘉靖年間為盜所發內有石刻云為  
盜者李淮事聞於府捕得治罪劉兄弟精數學故  
前知如此

掩墓

周濟洛陽人母喪躬自營葬域見良方多磚公曰  
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即掩之因增土數尺是夜夢  
一老人衣冠甚偉揖謝曰感公修吾宅問其名乖  
崖也既覺悟曰乖崖乃張詠之號已而考之實葬  
其地濟以御史巡西蜀威州土官董敏王允讐殺



累年勅濟率方鎮兵數千至其境曰撫之不服加兵未晚令人齎榜往允沉吟書囹字於榜尾令持還衆不解其意濟曰此非無見囹者誘禽鳥之媒也意謂誘而殺之耳復釋此意示以誠信允大驚曰非凡御史也卽投服以馬數十令子弟入貢贖罪敏亦愧服一方遂安

壙對

吳明卿自作生穴旁爲祠題其柱曰陶元亮屬自祭之文知生知死劉伯倫荷隨行之鍾且醉且醒

明年登七十四方賀者履不絕於戶時語二子事小定且自爲誌無何遂卒

耻志文

張嘉孚渭南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副使有清名將卒謂子孫曰世人生但識幾字死卽有一部遺文生但餘幾錢死卽有一片志文吾耻之否德不足辱明公筆自題姓名官位家世歲月紀諸石爾蓋先達有行之者子孫必遵吾言不則爲不孝所著述率焚草草任散佚戒勿收故無得而稱焉致



仕家居終日不去書晚好易事多先覺秘不語人  
常曰不須名位不用身後之譽表緩是吾師也署  
其庭曰四十餘年策名却悔紅塵浪度七旬暮齒  
學易幾能黃髮無愆年七十九卒子衮舉人孫國  
縉進士

### 築墓除妖

張惠德州人少以孝義稱祖塋去家五里洪武初  
遭兵燹被空暴露累年惑于術士未曾修葺時公  
尚幼永樂十二年中鄉舉歸卽謂族人曰祖墓荆

榛歲久爲子孫者安可坐視不用術士不擇日期  
以一身任其吉凶冬月跣足披髮如初喪授都察  
院司務至南禮部尚書每過里謁宣聖畢必至祖  
塋親操鋤鋤增築墳壠日晡方回親戚隣里就塋  
所一會不于私家宴樂每日飲食皆在墳所亦無  
桌橈就地而食嘗泣而言曰吾祖宗在於地下吾  
安忍肥甘華美爲已樂哉巡按雲南有御史張善  
福建人病於池州親往視留治湯藥日晚散步門  
僕曰此處有妖蛇來時如風聲公曰來卽報知門



僕有懼色責治之他日報曰來矣自挾弓矢至塔下望蛇連發數箭箭盡而蛇不下令隸取蓆于樹下焚之良久蛇墜樹聲如倒牆公曰官得其人妖不為害今縣有妖蛇必非良吏也召縣官答之過沅陵見居民延燒數百家皆云有惡鳥啣火即為文檄城隍神責之翌日惡鳥死於江

### 祭墓

謝枋得過辛棄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於堂上若鳴其不平者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近寢室愈

悲一寺人驚以為神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

### 墓旁神鼎

博大山在番禺東山有盧循母檀氏墓東南有盧堠循浮海與吳隱之戰立烽堠處山下溪有神鼎唐劉道錫刺廣州遣人係鼎耳出鼎耳斷鼎沒劉及執綆者耳盡痛

### 墓盜

鄞有猾盜詹揀尸者善發古墓事覺繫獄以玉碗

觀此則昌黎  
之疑也又  
也矣

二黃金數錠賂邑紳包澤求解包曰此爲盜物無疑當不待教而誅者亟言於當道寘之法其禍少息近日徽州亦有此事以皮爲帳鑽土入墓骨黃者吉卽易骸而葬白者凶黑大凶後皆伏法包有剛介聲歷宦稱閻羅包老云

### 冥婚

曹操愛子蒼舒死聘甄氏死女合葬冥婚之說所自起近時葉臺山少師女死女故字林給事梓子子亦死迎而合窆千古事必有對者

### 壽槨

南唐沈彬有詩名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寄居高安嘗荷杖郊原手植一樹於平野間裴徊不能去戒諸子曰異日葬吾此地違之者非吾子也居數年卒伐樹掘土丈餘得一石槨工用精妙光潔可鑑蓋上刊八篆字云天成二年壽槨一所乃舉棺就而葬之

### 墓之凶吉

蔡端明言地理家說無了期近世魏元履葬于平



古人深葬

他不能開  
葬葬之非早  
濕之故

坡地深三丈六尺梯而下棺蔡季通所卜也既而元履之後遂絕古人所以行營高燥者高則遠人燥則避風魏公之葬無乃太早濕乎

李閣學九我自其祖原兄弟二支一多子孫文且貴一最衰落疑祖墳有利有不利也發而改葬其尺半存半毀若有畛者未幾閣學亦卒余友蔡五岳憲副乃其門生為泉州太守所親見館友李碧海亦言其家一支多至百餘丁皆聰明讀書顯貴一僅十餘人駭不識字

不會葬

祠土題主執事者皆東向迎東方生氣也泰和曾姓者請二秀才行禮一為楊廷策一郭應鳳行禮歸未旬日策鳳俱亾豈未明於東向之禮耶邵康節不會葬其亦有見於此與

方相

近年諸大臣出葬其威儀可謂極盛然有一欠事凡方相辟路自四品以上皆四目以余所見止二目蓋細事初不經懷也

羨道刊誌

墓誌銘藏于壙內惟裴子野卒宋湘東王作銘藏矣邵陵王又作誌埋于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誌墓無愧

楊慈湖之父廷顯字時發少時嘗自視無過視人有過一日忽自念曰豈其人有過而吾獨無過乎于是自省卽得一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然乃大恐懼痛懲力改或至泣下象山陸九淵爲之墓碣嘗曰志墓非古而銘多溢辭惟于公無愧云

溢美

楊惟立作許某誌銘兄鏡川守陳書曰誌銘之言多溢美吾弟此作蓋眩于誌銘之言也後有覽者尙論其世難乎免于君子之誅矣惟立者楊公守隨也

大范志銘

大范老子忠獻公雍壓于小范老子文正公仲淹然大范亦何可易及臨歿索誌銘于小范稱曰發身如班定遠籌邊如馬伏波又曰維侯之德柔文



剛武攘彼戎寇禦彼舊害蓋忠獻能文而以武職  
起家故云戎人稱知州爲老子

樓啓墓志

天順七年會場之火大風士焚死者百有十六人  
鄞人樓啓者與焉先期楊晉菴守陳夢有人求樓  
志銘者心異之後果如夢

墩

蘇州葑門內有土阜對峙水中雖巨浸弗沒號曰  
浮墩相傳此地昔有雙松參天建炎秋難潰兵欲

伐之隕石如雨乃止今放生池卽其地

廣信府城中東北隅有萬松墩隆基而圓土膏沃  
衍前左介兩學間舊傳爲周瑜故宅

新安有篁墩以多竹名程氏始祖賜第廟食處也  
黃巢經其地與已同姓者俱不殺民懼其戕害改  
爲黃公墩成化間襄毅公貴考圖謀詢故老惡其  
以忠臣故第辱于逆賊乃復舊名子敏政因自號  
遂顯于時云

橋

嘉靖三十二年春方士陶仲文奏濟南府齊河縣  
有道士張演昇建大清橋臣已募銀一萬三千兩  
助功近聞濬河得龍骨一重十斤又突出石沙一  
脉長數丈若有神助迄今尚未報完乞損內帑以  
終大工 上令給銀一萬四千兩

琉璃河建橋乃嘉靖二十年事費各處帑銀三十  
餘萬兩 欽助又九萬三千餘兩胡良河建橋并  
橋乃 神廟二年事 慈寧宮發銀一萬  
五千兩 欽發又五萬兩盧溝橋建于先朝後時

加修築比琉璃橋費又且十倍多矣

蔡忠惠剏洛陽橋橫亘江中撰時揆日畫基所向  
鑿趾所立皆豫移檄江神神得其吉告之至鑿石  
伐木激浪以漲舟懸機以弦絳每有危險神則來  
相趾石所累蠲輒封之至今泉州人能言而公自  
作橋記直言丈尺費金錢成數與年月時日首尾  
不及百字噫若在今日不知許多誇張并及神異  
夢寐已

俗本傳端明造橋移檄海神一卒應募得醋字而



還解曰酉月廿八日此事亦奇然實國朝蔡錫之事端明既有神助建此橋後復圯錫以泉州知府修之發石有刻文云石頭腐爛蔡公再來遂改名萬安云錫字廷予鄞縣人官大理卿有清操兩事合爲一前後二蔡始其再世乎

石橋易敗易以木而得久者我明姜昂之于瀍水也昂太倉人木橋易敗易以石而得久者唐李昭德之于洛陽也累石爲柱銳其前殺水濤不爲怒亦昭德也

吳江長橋乃慶曆三年尉王廷堅所造錢公輔有記

趙州石橋成唐大足間默啜破定州南奔石橋馬伏地不進見橋上青龍擗攫奮怒虜恐遁去

天橋在雲南府城南三十五里觀音大士鑿洞山骨使洱河水下趨處也初未鑿時蒼洱之間水據十之七鑿後水存十之三矣古人謂之石河下斷上連絕壑深塹石梁跨之憑虛陵空可度一人故名天橋橋邊激水濺珠宛如梅樹人呼日不謝梅

亦奇觀也橋之北有沓嶂又名一線天水故道也  
石有古色可吹洞簫

### 建橋改隄

濟寧州濟水會洗沂泗之水皆循大清河故道舊  
未有橋成化中工部郎畢瑜貴溪人創爲橋榜曰  
濟川落成之日長子生遂以名弘治壬戌進士翰  
林編修又一日夢緋衣絳幘者稱宋邢魁曰公隄  
大逼吾宮將爲行路奈何亟索堤傍志石丹書炳  
然改築隄封其故墓爲文以祭匝歲復見夢曰願

爲公後以報詰朝生子爲濟時正德辛未進士亦  
工部郎孫三才與余同年己丑進士御史少卿有  
名

### 大隄

自鄖陽而下盡于黃州皆爲雲夢又曰夢澤在在  
有隄襄陽大隄曲所以咏也余親行其上回復如  
岡如陵真是偉觀蓋因漢水時時泛溢爲此障之  
亦如我嘉湖之有圩有垵而浙東萬山中尤多想  
自神禹治水後帝王則爲地方計人民則爲室家



耕作計悉其財力不計時不計勞苦卽迂公之鑿山精衛之填海亦無以過雖云人力亦天意神明所相黃河之隄莫壯于開封余亦親行攷宋初黃河尚在滑州相去三百里漸決遂直抵開封城下國初幾欲遷王府隄之所以益固也近日祖其說治運河有長隄遙隄縷隄等名其費不貲而衝決如故看來襄陽開封二府之隄紆曲堅壯制度絕佳其妙處全在紆曲因水勢旣猛隄若徑直全當其鋒勢必不支惟紆曲則若迎若避迎以抵之避以

殺之今之橋堵亦用此法卽宋藝祖剪紙圈築都城之意乃若運河之隄勢必不能紆曲又卑薄太甚如何禦水卽堅壯亦止禦得散漫之水如何禦得衝決之水余行蕭縣一帶見河水溜處其身如缸其頭如龍霍霍望鬆土鑽入甚迅且勁拗若乘墩俯若奔壑岸崩頃刻數十丈霆震電掣鐵石也靡隄于何有惟度其勢之所至豫設掃以待可以徐徐幹轉

隄利



隄之功莫利于下鄉之田余家湖邊看來洪荒時一派都是蘆葦之灘却天地氣機節宣有深有淺有斷有續中間條理原自井井明農者因勢利道大者隄小者塘畛以埂分爲塍久之皆成沃壤今吳江人往往用此法力耕以致富厚余目所經見二十里內有起白手致萬金者兩家此水利築隄所以當講也然尤莫利于上鄉之田辛丑余南歸經磁州遍野皆有水溝深不盈二三寸濶可徑尺縱橫曲折隨地各因其便輿馬可跨而過禾黍蔚

然異之間輿夫水何自來遙指西山曰此泉源也又問泉那得平流則先任知州劉徵國從泉下築隄障之高丈許隄高泉與俱高因地引而下大約高一尺可灌十里一州遂爲樂土又余同門李太華有實爲漢中太守築隄亘十里灌田萬頃黃昭素有記甚詳此興水利之良法也匪獨阡陌卽漕河之重若非從白老人築戴家壩挽水歸之南旺其得南北通流濟二百餘年軍國之用乎徐孺東開水利不依山尋有源之水而于京東平洋之地



上靠天時下靠人力最下又靠器具勞而無功反  
招怨謗亦固其所今聞涿州開水田數萬畝想必  
用劉李二公之法劉鄉科官至太守李陞副使考  
察致仕大約以任氣失官要之漢中之功當世世  
尸祝而昭素之記必傳則李亦可以不朽矣

湧幢小品卷之六

